

專訪香港爵士樂團體「翻騰三周半」：即興，在 框架裏最自由地走動

「在這個年代的香港，在這個失去了一種動能的時候——知道下個星期可以去Jam、知道我接下來有場演出，所以要預備、要努力。」



Michael Chan Bowen Li Timothy Wan Nelson Fung Dean Li
Brian Cheung /

踏進位於九龍新蒲崗的灰色外牆工業大廈，乘坐升降機前往「翻騰三周半」，升降之間，已可聽到色士風旋律從6樓傳出，越來越近。

甫開靚門，迎面而來是一個約4000呎的空間，舞台中心鋪設了棕紅色圖案地氈，一群樂手正在演奏「Autumn Leaves」。他們有的是新手、有的是玩了數十年樂器的內行，一開始氣氛稍為緊張，後來越趨放鬆。初次報到的人坐在長沙發靜靜觀察；來了幾次的參加者則站在後方有說有笑。

很難以單一字詞形容翻騰的空間——它一時像酒吧，一時像家，一時又像音樂練習室。舞台旁邊的黑板上分別有結他、貝斯、鋼琴、鼓等數列，出席者用粉筆寫上自己的名字，排隊輪流演奏。這是每月一次的「淺水區」，讓爵士樂新手放膽和其他樂手一起嘗試彈奏爵士名曲，避免他們因為要與前輩一起彈奏而感到壓力，繼而放棄踏出jam歌的第一步。

「這是Fountain特別之處之一，讓一些經驗稍遜的樂手，和同溫層一起玩，這樣他們就不會覺得出去彈奏需要太多勇氣。」翻騰其中一位創辦人、爵士樂色士風手Timothy Wan笑說。他負責「睇場」，順便填補低音結他的位置。

除了定期表演，翻騰也開班教學，報名反應不錯。為什麼這個時代，香港人對爵士樂產生了更大的興趣？另一名創辦人、鋼琴手Bowen Li認為，「這幾年都發生了很多事，好像舊有一套看世界的方法或生活方式未必很work。可能大家都想找一些alternative，而音樂上其中一個alternative是Jazz。翻騰出現之後，更多人想嘗試身體力行去認識爵士樂。」

“我們的終點就是進去一個叫做『未知』的地方。做藝術最怕就是所有東西都知道了——

——結他手Michael Chan

翻騰三周半，跳向未知

在暖黃燈光下，位於中央的舞台命名為Jim Hall，向美國結他手吉姆·霍爾致敬，四排摺凳彎向舞台，左邊一塊鏡面門牌寫著：「有爵之士」。在這裏，練習室不是叫ABCD房，而是根據爵士樂傳奇人物的姓氏而命名：阿德利（Adderley）、貝克（Baker）、柯特蘭（Coltrane）、戴維斯（Davis）。





Michael Chan

/



Nelson Fung /



Timothy Wan /



Bowen Li /



Dean Li /

「翻騰三周半」於2021年疫情期間創立，本身希望營運一個社交媒體，發帖分享並推廣爵士樂。其後他們的目標逐漸成形：在香港普及爵士樂，在一個新蒲崗工廈單位舉辦活動、開班教學。創辦成員有鋼琴手Bowen Li、結他手Michael Chan，低音大提琴手Nelson Fung、色士風手Brian Cheung與Timothy Wan、以及鼓手Dean Li。眼見參加者與學生日益俱增，他們決定另覓一個較空曠的空間，合資物色新地方。經過數月裝修，他們終於2023年1月1日正式落腳新蒲崗新址。

為什麼團體叫「翻騰三周半」？話說他們幾人觀看「好青年荼毒室」的一個節目，參觀倫敦藝術館Tate Modern，館藏中杜象的達達主義作品「The Fountain（清泉）」——一個尿兜，使他們印象深刻。創辦成員覺得達達主義反對藝術傳統，以及搞鬼創新的思維，和他們想營造的爵士樂空間互相共鳴。

於是他們取「Fountain」之名、翻譯為中文的「翻騰」；「三周半」就是想呈現一種動感。翻騰三周半，跳向未知。Michael 說，「我們的終點就是進去一個叫做『未知』的地方。做藝術最怕就是

所有東西都知道了，我們很喜歡那種未知、保持著探索的精神。」



專訪好青年荼毒室：沉默的一年，哲學還有甚麼用？

[延伸閱讀](#) →

對Bowen而言，1月1日開幕那一天很深刻。「當天搞得很趕，我們做音樂的，裝修不厲害，所以很多東西是控制範圍以外。那時又扔了一筆錢出來。超累。」但是開幕的首場表演，觀眾有別於一般爵士樂表演時靜心觀賞，反而像看搖滾表演般，反應非常熱烈、情緒高漲，很「punk」。

「我們沒有刻意營造這種氣氛，但是可能就是因為我們幾個傻佬夾了一筆錢，搞了一個這樣的地方，觀眾可能更加投入，好像這個地方令他們放開點表達自己。」他說。

Dean則認為，「翻騰最難得的，是將本身遙不可及的一種音樂，令它『落返嚟地下』（落地）——任何人，只要你有興趣就可以來玩玩。」





在翻騰，你會不斷發現一些和爵士樂有關的搞笑字句貼紙——廁所裏貼著的「廁 the things you are」，正回應爵士名曲「All the things you are」。翻騰門前的尿兜，則是Brian的主意，「我猜大家會覺得Jazz比較嚴肅，試過有聽眾在Instagram傳短訊問我們觀看表演的衣著要怎樣，是否要比較 formal？Jazz對大部分人來說都是比較斯文、認真的感覺，但我想，這些裝飾比較「地」，像我們性格一點，本來我們就比較隨性。」

“ 它（爵士樂）強迫你要溝通的……無論你是什麼水平都好，都要合作。你是要顧及全部人。爵士即興就是聊天。

——色士風手Timothy Wan

Timothy認為，爵士樂的精神與香港教育制度大相逕庭。爵士樂主張樂手之間的溝通，特別是在即興創作時，更加需要主動交流，不要害怕犯錯。相反，香港教育鼓勵學生守規矩、比起溝通技巧，更強調背誦書本及考試。

「對香港人來說，爵士樂和香港的教育差很遠——它強迫你要溝通的，當然有些框架，但是你要在某個框架裏自由發揮，無論你是什麼水平都好，都要合作。你是要顧及全部人。爵士即興就是聊天。」

「華人一般較害羞，喜歡『戴頭盔』，很怕耽誤或拖累別人。但是其實人家並不是這樣想的。所以我們就做一個淺水區——擺明叫淺水區，就是你拖累人是基本的。」Bowen說，「入門的時候，新手來來去去都是玩那幾首歌；Jam session時，你很怕去到場地時，那首歌已經被人call了。但是我練了兩星期，就是練這首歌而已——這樣就沒得玩了。但在這裏，你可以再玩，不要緊。」

年輕、朝氣、進化

一天晚上，翻騰的「淺水區」正舉辦現場表演。參加者一邊享受演出同時自由走動，走到朋友身旁聊聊天，亦會和新面孔打招呼，整個空間感覺開放又親近。表演者中各人資歷不同，他們在演奏中互相切磋，各人不時互望、彼此同步。



| Jerry /

26歲的簡上言（Jerry）是淺水區首輪jamming負責打鼓的樂手，鼓聲清脆俐落。小休期間，他向記者提到自己於2016年接觸打鼓、夾band，玩廣東流行歌。直至2022年底，他第一次聽爵士色士風樂手John Coltrane表演電影《仙樂飄飄處處聞》的經典歌曲「My Favorite Things」，發現純音樂版本很自由、沒有人聲，每一個樂手可以發揮的空間更大。

“一般令人最怕的是Jam session有其他厲害的人，然後在台上不顧你死，自生自滅。但Fountain和外面很不同——

——參與者、鼓手Jerry

其後，他的老師向他介紹翻騰，地點在新蒲崗，非常「就腳」（地點方便），於是他便去試試參與Jam Session。第一個Jam Session有幾十位參加者，Jerry一開始頗緊張，但日子久了，他也逐漸熟悉了一個個面孔。

Jerry覺得，Jam session塑造了一個社區，亦令新手初次接觸爵士樂、和其他人一起玩的恐懼沒那麼大。「一般令人最怕的是Jam session有其他厲害的人，然後在台上不顧你死，自生自滅。但Fountain和外面很不同，他們會很支持，會有人在旁邊去教你或者幫助你，take care一些剛剛開始學習的人。」

其中，他很喜歡翻騰裏名為New Jazz Voice的表演環節。這為新晉樂手提供了宣傳自己的機會，作為一個起點。他自己也有參與表演。

在翻騰成立之前，Jerry認為香港不算有一個正式的渠道由零開始接觸爵士樂。「雖然爵士樂是外國文化，但是Fountain搞活動，會把它變成一個本地的活動。就像一個朋友介紹你一些東西，而不是一個外來者跟你說一些東西。這會令本地人容易接受。」

“ 因為很多東西自己練是有限制的，你要跟不同的人一起合作，聽到他們彈奏的語言，就會學到他們不同的想法。

——參與者、小號樂手何敬章

和Jerry談畢，記者經過遇見正和朋友有講有笑的何敬章。30歲的何敬章是上班族，擅長吹奏小號，西裝筆挺的他下班後，特意從港島「過海」參與淺水區。他大學時期就有玩爵士樂團（big band），但上班後便少了玩音樂的時間。他最初對即興創作卻步，但後來到翻騰放膽試了幾次，便慢慢學會。持續聆聽不同現場表演及參與演奏，使他的能力突然提升不少，亦認識了一班band友。



「所以我便繼續有力（鍛煉）了。」何笑言，他試過去「標準池」Jam歌，但那裏的樂手更高層次，而自己亦因為要上班，較少時間背誦樂譜，通常要背了很久，「才夠膽來一次」。

他說，「因為很多東西自己練是有限制的，你要跟不同的人一起合作，聽到他們彈奏的語言，就會學到他們不同的想法。」這裏是「很純粹玩爵士樂的地方」，對何而言，正是它的吸引之處。

坐何敬章身旁的Ivy Chan是一位鋼琴老師，她喜歡這裏的有心思的裝飾及高樓底，「我們出去彈奏，不會期望會有一部真鋼琴。而這裏有一部三角鋼琴，簡直就是夢想。」

Ivy說，彈奏爵士樂器的人，通常很渴望找到別人一起不停地玩。「在香港其實很難找到，但這裏竟然有一班都是很喜歡爵士樂的朋友。很開心找到這地方，希望他們繼續維持下去給我們玩。我知道很難，是我找到這裏太遲了。」

27歲的潘廣聲是結他手，他兩年前去荷蘭留學，修讀爵士樂。他說翻騰最「正」的地方是這裏的「朝氣」。

「因為這裏有很多年輕人，大家都是20多歲，很熱血和有心，很喜歡爵士樂，亦很喜歡這個環境。可以說像一個社交平台，讓大家去認識不同玩音樂的人，無論是什麼程度，大家都可一齊玩。」他說，在荷蘭會繼續「磨利自己的劍」，之後會想回港發展音樂事業。

「年輕化」是吸引一班爵士樂愛好者到翻騰玩的原因。Dean說，有外國樂手來港演出，都說欣賞翻騰有一班相對年青的觀眾群。歐洲、日本、甚至美國的樂手都跟他們反映，該地聽爵士樂的觀

眾，不是爵士樂學生，就是上了年紀的觀眾。

「在很多國家，爵士樂都未必可以說是一個『潮』的東西。」正因如此，Dean希望翻騰可以做得更多：「你要告訴別人，其實爵士樂並不是一個很舊的產物，而是一直在不斷地進化中，它跟流行音樂一樣，都是保持著有新的東西發生。」



即興——框架裏走動得最自由

最初，Dean誤打誤撞去了一個爵士樂的Jam session，自此便跳入爵士樂的世界。對他來說，爵士樂最有趣的地方是靈活性，它很容易跟其他的音樂交流，譬如現在英國爵士音樂界漸多樂手把 world music、hip hop、電子音樂的元素滲入演奏裏面。「爵士樂可以是一個很廣闊的範疇，但是同時間，它又有很實淨的歷史，告訴你怎樣才算是爵士樂。所有東西都可以是Jazz，但是它的框架又大到足夠讓你玩很多不同的東西。」

爵士樂的起源可追溯至19世紀美國南方城市新奧爾良，它是由非裔美國人鑽研出來的庶民音樂，在當時美國社會種族歧視的大環境下，爵士樂成為他們抒發情感的渠道，其後漸漸發展出不同流派、傳到其他地方。

“ 那班九十年代的爵士樂愛好者，就是聽了 Eugene Pao 和 Ted Lo 30年。 Ted 亦曾經對我說過，等了30年，我們這新一代的樂手才被孕育出來。 —鋼琴家、香港爵士樂研究者朱肇階

當爵士樂來到香港，也自有一條發展軌跡，孕育出一代又一代的人。

翻騰的芸芸樂手中，就有同時在做香港爵士樂研究的鋼琴家朱肇階（Daniel Chu）。他除了作曲、編曲，也是唱片監製，近年修畢民族音樂學哲學碩士，在香港中文大學研究及撰寫關於香港爵士樂圈、歷史、現況及人物的論文。

Daniel解釋，爵士樂風潮自1920年便隨著殖民地管治捲入香港，主要是伴奏用途。當年，很多貴族、外國人會去淺水灣酒店參加舞會，爵士樂隊在旁演奏音樂。直至1950年代，行業經歷listening shift、大眾聽音樂的潮流有所轉變：酒店、酒吧開始主要聘請外地樂手來港表演big band搖擺音樂，觀眾入場只為專心聽歌，爵士樂變成主菜。

| /

1970年代至後期，由菲裔樂手Tony Carpio帶領的樂隊開始表演原創爵士樂曲，這深深影響當年尚幼、現在無人不曉的本地傳奇爵士樂手：結他手包以正（Eugene Pao）和鋼琴家羅尚正（Ted Lo）。Daniel說，雖然Tony Carpio來自菲律賓，但他和家人因內戰過境香港後，在這裏落地生根，對香港爵士樂界的貢獻都是被遠遠低估的。

Tony Carpio當年組成樂隊，由1977年至1995年，於曾經輝煌一時、現已倒閉的雙城吧（Dickens Bar）無間斷演出。風靡九十年代的The Jazz Club and Bar亦挑戰傳統——當時爵士樂隊在酒店表演，永遠只是一種娛樂。然而，在The Jazz Club and Bar，爵士樂不再是配菜，而是專注呈現音樂家的才能，將藝術放在首位，每星期都邀請最好的音樂家來表演。

可惜的是，場地都一一倒閉。原因？Daniel認為是不夠新血加入，爵士樂生態沒有太大改變，直至這幾年。「那班九十年代的爵士樂愛好者，就是聽了Eugene Pao和Ted Lo 30年。Ted亦曾經對我說過，等了30年，我們這新一代的樂手才被孕育出來。」Daniel說。

我慶幸不是現在出道：包以正談爵士樂

[延伸閱讀 →](#)

新一代樂手之一、翻騰成員都是首先接觸古典音樂，其後在中學、大學時期開始玩爵士樂。Michael小時候在爸爸的CD架上看到Miles Davis、Louis Armstrong的唱片，之後中學時期聽結他老師推介，到公共圖書館借唱片聽歌，再把樂曲匯入iPod，一張一張唱片不斷地反覆聽。

「慢慢就變成生命的追求，不停地聽、不停地學。除了是興趣外，也成為工作，其實是很蒙福，這件事不是必然的。」Michael說。

他們作為「新一代樂手」出現在爵士樂發展軌跡中，而爵士樂亦為他們注入了新的感受和生命。

「無論一個人是很expressive，或很subtle、很感性，你很容易會聽得出來，你會了解到這個人多很多。我覺得人生沒有其他語言或渠道可以這麼透徹地看一個人。」

—低音大提琴手 Nelson Fung

爵士樂最與別不同的特性是「即興」，每位樂手輪流獨奏，呈現當刻的創作和表達。它看似可讓樂手自由發揮，其實要根據曲目結構而行。Michael說，「即興」本身就是有一個框架，樂手要學怎樣在這些框架裏面可以走動得最自由，同時去探索一些新的聲音，或者去模仿一些傳統的聲音，從而跟身邊的人溝通。

即興是一門溝通藝術，也可以改變一個人的成長。Nelson形容，讀男校的自己從小極害羞，是一名「毒撚」（一般指不擅交際的單身者），很難結交朋友。但音樂成為了他勇於表達自己的渠道，令他認識到新朋友。「爵士樂令我可以開始說話——即使我不需要真的說話，但我彈奏的時候，他們會知道我想說很多東西。這件事令我的社交有所增長。」

「即興」是一面鏡子，讓Nelson看到其他人的性格。「無論一個人是很expressive，或很subtle、很感性，你很容易會聽得出來，你會了解到這個人多很多。我覺得人生沒有其他語言或渠道可以這麼透徹地看一個人。」

對於Brian來說，「即興」的最大樂趣或啟發，是可以專注當下。「因為表現即興時，可能你剛好開心或不開心，已經很影響到你的音色，或者你那個時刻喜歡什麼類型的樂手，也會影響你那一段時間的玩法。一首歌，你跟不同的樂手玩，他們對你的call and response，都會玩出很不同的東西。每一次都很新鮮又刺激，很好玩。」

他明白到要忠於自己、接受自己，「要真的自己開心，才會做得好、玩得好。」

Nelson說，翻騰的開始，其實有賴這十年間爵士樂在世界各地再度崛起，讓爵士樂變成香港其中一個潮流，令很多新手或新面孔聚在一起。他形容，以前爵士樂界「塘水滾塘魚」，沒有太大競爭。現在有更多出色樂手，大家可以互相鞭策，對Nelson來說有更大的進步動力。

| /

| /

「摸著石頭」普及爵士樂

怎樣去吸納新的觀眾，一直是香港爵士樂界的課題。其實翻騰以外，仍有很多爵士樂場地值得普羅大眾去認識，如Chez Trente、Visage One等，Daniel 補充。

他續說，「香港爵士樂要有發展，需要認真對待爵士樂的樂手（serious jazz musicians who are serious about the music）。他會尊重傳統、尊重前人，聽過他們的歌、了解他們的歷史。第二，要有原創性。第三，他會關心同輩、下一代，以什麼方式讓更多人接觸爵士樂。」

展望未來，翻騰的爵士樂普及化計劃會繼續擴大「教育」。例如他們曾舉辦爵士樂歷史脈絡課程、音樂製作課程，又發展 podcast 等，想辦法吸引不太理解音樂和樂器、甚至抗拒爵士樂的人。「我們會分享更多播放清單，或者將很難理解的爵士樂曲，消化並推廣，令大家都聽得懂的。」Nelson 說。

“ 我們想成功。成功的定義，就是我這輩子都可以專注鑽研音樂，不用太擔心錢。

— 低音大提琴手 Nelson Fung

Michael 希望可以培訓出青出於藍、更有內蘊的一個世代。「然後跟我們一起玩也好、開始他們自己的計劃也好，令到『個餅更加大』、整個文化更加受重視和可持續，甚至有更多與外國樂手的交流，讓他們知道香港其實是一個Jazz hub。」

Nelson對於翻騰未來的想像很簡單：「我們想成功。成功的定義，就是我這輩子都可以專注鑽研音樂，不用太擔心錢。」現在他們在做的事，就是為這樣的想像一步步鋪路。他希望有一天，香港的大學會提供爵士樂學位，「差不多所有大城市的大學音樂系都可以修讀爵士樂，倫敦、紐約、新加坡、東京、台北、上海、北京都有，那為什麼香港沒有？這是可量化的目標。」

對於爵士樂普及化計劃，比起已有全盤時間表，Bowen卻說更像摸住石頭過河。例如「淺水區」的出現是為了讓新手更容易踏出第一步，「我們並不是一開始就有個master plan，可能都是做一下，發現並觀察到有這些情況，便決定不如弄個淺水區。要想想十幾年前的我，剛剛接觸爵士樂的我，最需要什麼？這個狀態，我好明白。」

另一方面，翻騰不斷試圖為大眾打開接觸爵士樂的入口，「有觀眾因為動漫電影《Blue Giant 藍色巨星》，第一次來翻騰聽電影原音樂的liveshow表演，我覺得是很難得的。如果我們不去做這件

事，他的人生可能不會和爵士樂有任何交集；但如果他到現場來聽，發現原來爵士樂的底蘊有多深，從而開始接觸爵士樂，這個是我們最想做的。」Dean說。

“用香港人明白的語言，去講爵士樂是什麼事，以前比較少見……一講李小龍、周星馳，全部都是集體回憶。把舊電影橋段或者經典語錄套用在爵士樂論述上。

—鋼琴手Bowen Li

普及化其中一個重要元素便是宣傳。打開翻騰的社交媒體Instagram，有千奇百怪的潮語、迷因圖，創辦成員亦輪流以「派膠」（香港網絡用語，「膠」是粗口「戇鳩」的諧音，意指「傻呆」）形式拍片，介紹爵士樂的用語，如「vamp」，指一個不斷重複的音樂段落或伴奏內容。

Bowen相信，將知識融入生活是最引人入勝的。「用香港人明白的語言，去講爵士樂是什麼事，以前比較少見。」翻騰的宣傳「策略」是，「多用廣東話口語或一些比喻、新聞、舊文等……一講李小龍、周星馳，全部都是集體回憶。把舊電影橋段或者經典語錄套用在爵士樂論述上。」

而這種輕鬆的氛圍，本身就是團員的相處模式。「本身就是做自己，也想將爵士樂這件事輕鬆化。我們本身的相處模式都是這樣，通常都是『笑鳩』對方，但當對方（在音樂路上或人生難關中）真的要『死』的時候，你就把他拉回來，然後又繼續笑他。」Bowen說。一起創業，又一起夾band，Nelson形容六人的關係有如真兄弟，大家對某些事的想法未必一樣，時有衝突，但又是命運共同體。「就是有種愛恨的關係，你又很愛他，但有時你亦想掐死他。」

「你要接受某些東西是沒有答案的」

“不一定要做些驚天動地的事，可能很簡單地去做自己喜歡的事，發展一套自己喜歡的爵士聲音，搞一個地方讓人聚腳，在現在的香港，其實是很有生命力的事。

—翻騰聽眾 Kitty

成立接近3年，有人在翻騰感受到強烈的生命力；有曾經想到離開香港的人，找到留下的原因。

Kitty在藝術相關機構工作，她是一名音樂愛好者，經常前往翻騰聽歌。翻騰讓Kitty知道，香港除了教父級人物外，有一些年輕又有才華的本地爵士樂手，他們正發展一套屬於自己的風格，豐富爵士樂界的面貌。

「翻騰就是純粹回歸到一班人很喜歡的音樂，讓現場音樂回到一個很簡單的狀態。可能是這個scale的組織才做到，規模再大一點也不可。」



Nelson Fung Timothy Wan Michael Chan Brian Cheung Dean Li Bowen Li /

在這裏，她看見另一種生氣。她覺得翻騰是香港近年來最好的一件事。

「我經常說，這是我不移民的原因之一。不一定要做些驚天動地的事，可能很簡單地去做自己喜歡的事，發展一套自己喜歡的爵士聲音，搞一個地方讓人聚腳，在現在的香港，其實是很有生命力的事。」她說。

香港 Threads 使用手冊：大家想追求無聊，「有意義的事」太沉重了
[延伸閱讀 →](#)

Bowen認為，這個世界都要多一點「鳩佬」，踏出原本的框框，令世界更好玩。「鳩的意思是，或者你要接受這個世界某些東西，如爵士樂、如即興，是沒有答案的，但是你要繼續做下去，或者有時你真的要感受它，活在當下，將你的理性或者意識路線都丟走。」

在營運翻騰的過程裏，Bowen 發現香港「鳩佬」的存在，比他想像中多。「而且好像每個人都有那種『鳩』，就是看你能不能把它挑出來。」

“鳩的意思是，或者你要接受這個世界某些東西，如爵士樂、如即興，是沒有答案的，但是你要繼續做下去，或者有時你真的要感受它——
——鋼琴手Bowen Li

「在這個年代的香港，在這個失去了一種動能的時候，我們希望可以給到一小小的動力，令到大家繼續有動力去生活——知道下個星期可以去Jam、知道我接下來有場演出，所以要預備、要努力。」Michael說，這是一種有ownership的感覺。

翻騰學員Tiffany研習色士風已有一年半，有空就會去翻騰聽表演，邀請記者一起jam歌。她看了日本動畫《星際牛仔》後，開始接觸爵士樂。她形容翻騰「有點像家裏的樣子」，「覺得爵士樂本身就不應該是很高級的。」

Tiffany曾經想過離開香港。但她說，在香港玩爵士樂，是她未移民的其中一個原因。近年，她的人生目標之一，是希望有一天可以組成一隊爵士樂隊玩gig（演出）。

「我有聽過一些朋友分享在外國玩爵士樂，始終有語言隔膜，不是那麼新手友善。我覺得在一個這樣的地方玩Jazz，有一種很自由的感覺，這是現在（在香港）很難感受得到的。」她說，「不懂得說……我就是還想多聽一點。」